

見在此身亦從妄想中來身生而後有情緣情緣而後有憂苦妄增緣起直入輪迴前无始而後无終者舉世皆然惟悟道者照心常存照破種種緣相皆是妄幻勿令染著照心既存妄心无能為也久久純熟決定澄清靜身作是見者真常之道得矣所謂照心者即天心也真常者即無妄也了悟此心則有妄之心復矣无妄之道成矣无妄所以次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到這裏纖芥微悉皆先照至於如如不動了了常知至覺至靈常清常靜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聖人之能事畢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是二

無名氏註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運行日月大道无名長養萬物

老君論其大道三无之德一者大道一无形質而生育天地二者大道二无情性而運行日月三者大道三无名相而長養萬物如何是一无形質而能生育天地言大道清而至靈靜而至虛靈虛杳邈自然之炁故无形質雖无形質而能生育天地此大道之德也二无情性而能運行日月言大道又无情性自然之炁而運行日月能照於萬象此大道之二德也三无名相而能長養萬物言大道既无形質亦无情性而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又无名相之呼稱一炁潛通而化生萬物言此大道稟而行之天地者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足底湧泉穴日月者上至左目右目下至腎萬物者身中萬神也夫人之受身皆從道之一炁所生承天順地合化陰陽父母生育

結成形體是故一月為胞二月為胎地三月為三魂四月為七魄五月生五臟六月化六腑七月明七竅八月八景降九月神降一萬八千內外相合三萬六千精光神降形具十月滿足而受生故知大道无其形質无炁而能變有形之炁有形之炁者元氣也乃八百一十丈係而愛之愛則身不敗失如大道无其形質而運其真精養其腎精不敗而目自明又知大道无其名字而得真精之炁為其形形為受炁之本炁是有形之根有其氣而有其精有其精而有其神故知氣者神之母神者炁之子子母不離謂之得道故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運行日月大道无名長養萬物人能變形則養炁保神則達真常清淨之道文中子曰靜以思道清以修身如此者能清靜矣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吾者太上自稱也亦是我也太上言此大道雖有三无之德一无形質而能自然生

有天地二无情性而能自然運行日月三
 无名相自然長養萬物而我不知其的實
 之名謂上無復祖唯道乃獨尊故且強呼
 為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言物在
 杳杳漠漠之際而不知名降而顯之則有
 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用无名之樸治天
 下文申子曰用无跡之物而自化易曰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昔唐太宗治天下臣服
 萬方以无名之化不用威刑而斷死囚三
 百天下无有犯於司獄斗粟三文道行千
 里人不齎糧此之道感矣而用其无名也
 故太上云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人之修
 行初无其名修之而有其真人名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
 道者顯其大道也老君言吾不知大道之
 名且權稱之道雖无形質雖無情性雖无
 名相而能潛通一炁一炁之中有清而有
 濁有動而有靜修真之士要體其道體要
 清而返濁神要靜而返動清濁動靜得所
 可謂道矣故曰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文中

子曰時清則清時濁則濁時行則行此之
 謂和光同塵守清淨之道也昔唐慶元中
 有獵者孫壽居於海濱以畋獵為生有日
 於大澤之中忽野火所燒草木連天煙焰
 草木焚盡唯有一叢草木茂盛獨不焚燼
 孫壽疑而往之乃見草木之中有道庵一
 所孫壽推而入之其裏面有一老叟年可
 七旬惟於案上展經一卷讀之孫壽拜之
 而詢曰先生讀者何也老叟驚曰何人至
 此孫壽告曰某乃一獵士適來見炬火燒
 野皆盡惟先生獨燎不延先生曰吾居此
 庵四百餘年未常見水火之變也壽曰先
 生早來誦者何經先生曰是太上老君說
 常清淨真經壽曰何者名為清淨經居吾
 語汝夫清靜者道也德也故吾之宅清淨
 者吾之素也清淨而柔和者吾之守也清
 淨應化而無窮者吾之變也清淨而澹泊
 者吾之德也吾能守此清淨而變化无穷
 又何懼火災時清則清時濁則濁時動則
 動時靜則靜吾能行此道何懼火焉孫壽

聞道乃棄孤矢而禮授其經悟其道亦名
 於世蓋大道者有清則有濁有動則有靜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
 言大道至无潛通一炁之中有清有濁清
 炁凝而上昇為天濁炁流而下降為地故
 天為陽陽好動地為陰陰好靜動者天之
 炁也靜者地之炁也故曰天清地濁天動
 地靜文中子曰天清而安地濁而結結者
 可與立也天動而變地靜而寧寧者可與
 權也此乃天清地濁天動地靜此經念者
 還有驗乎答曰昔唐時有白仁哲為朱陽
 縣尉因差運米於遼東忽逢大風起四望
 昏黑而盡波濤湧沸仁哲乃惶怖不已而
 忽於空中有人言曰公念得太上老君清
 淨真經何不速誦仁哲急念三十餘遍只
 見金光從口而出不久風息浪靜同舟濟
 者三百餘人皆見金光從口中出仁哲歸
 家捨其一任俸作黃籙大醮設無遮大會
 鏤板印施真經三千部仁哲壽年一百一
 十九歲坐亡是故清淨真經之驗也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男者陽也女者陰也男陽清而主動女陰濁而主靜此二品大底言陰陽清而復濁動而復靜故云男清女濁此者乃太上再分大道以混元一炁而包裹天地斡旋陰陽天主輕清則陽生陽生則主動地主重濁而陰生陰生則主靜如此陰陽因動靜而交感交感則元精降元精降則萬物生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修真之士若能運腎中真水為嬰兒心中真火為姤女使其真火下降真水上昇此萬神長守而不散萬神不散長生久視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文中子曰天陽地陰謂之陰陽交而生萬物動靜相合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若看此經而有驗乎昔唐高宗時麟德中有寶德玄為官奉勅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其德玄謂篙師曰此人孤寒與渡過篙師撐船却至岸令此人上船渡之至中見其人飢色

德玄令左右取其糧食與此人食而飽矣乃濟其岸德玄上馬而去其人緊逐之行數里餘德玄怪而問曰汝乃何姓答曰予非人也某乃鄴都之鬼使今往揚州追寶德玄德玄聞說大驚而下馬拜曰某乃德玄遂涕泣請計何能解之其鬼使曰君能誦某經否德玄曰平生長誦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鬼使曰我惟有道氣慈心惟甚有慈悲之德謝公船中賜食之恩且放公一月其限罪我即耽之一月之內可誦經萬卷必有聖降道羅忽然不見德玄忘食忘寢專心而誦之前後誦經三十日其數已足便回至家庭焚香再誦其經彼使者復見於前使者曰公乃經數已足其壽蓋終前者感君之飯恩陰府惟責我違限之愆背上決我三十遂袒下衣德玄看之背上果有青赤之痕德玄於是就枕乃卧而絕其氣惟其魂魄遂使德玄回顧其屍卧於榻上魂乃隨使者出於北門可行十餘里見一大城到城中但見荆棘而已又

見一府衙公署甚嚴門上牌曰此乃鄴都北府其鬼使曰我當先去且等於門候不多時其使乃出使曰大帝因公降勅且喜言次有紫袍官執笏言謝寶德玄到乃迎德玄至衙見有寶殿有王者執寒玉珪使者甚肅香案上有紫泥詔一道王乃接之德玄便拜勅上金兗奕奕而起拜畢公為上士年至數十常誦太上老君清靜經今為天官鄴都之獄罪者各降一等此陽間顯報之事可延一紀之壽令使者送歸德玄拜王王乃謝拜令使送德玄至一寶殿忽然而醒德玄乃甦開目起來見家春園榻泣之家春曰你今死三日德玄云有此聖事遂捨其家緣入景靈觀出家作道士唯修清淨之教後十二年有紫雲從空而來見碧衣童子引仙鶴一隻降於庭前而謂德玄曰請上鶴背跨而去遂德玄躍鶴背上冉冉而昇天其異香一月不散乃留詩一首云人事紛紛百萬端蠅名蠅利不堪看爭如悟此清中靜功滿昇為天上官

論曰動靜相磨陰陽相感而萬物相生悟此道者昇為天官實德玄知之矣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本者元炁道生一一者元氣為本也末者萬物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大道之本此句太上再序清濁動靜之理

言道生元炁元炁降而本流本流則萬物

生故為末此為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也文

中子曰統无炁者天也總无炁者地也无

形生養元炁无炁无形生養萬物故曰降

本流末而生萬物元炁既降流行為末易

曰元炁降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顯

見矣在天成象為懸象日月星辰也在地

成形謂山川草木也故曰降本流末而生

萬物莊子曰至陽天也至陰地也而肅肅

之炁至於心火乃水火既濟而養萬神故

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或曰看此真經還

有驗乎答曰看此真經須要救物度生昔

有唐時防州宋知玄為青州司士參軍參

軍到彼人言參軍之宅大凶有鬼恠妖異

住者十死六七知玄自來好道而心正直

兼少年好誦太上老君清靜真經深達其

義又能體而行之遂不信吾安居何信此

事乎堅住其宅乃修呂真人詩一首金丹

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

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鼎追四季中央

土藥遣三元八卦行齋戒與功成九轉少

持清靜鬼神驚知玄乃危坐行其火輪罩

體紅光滿室默念清淨之經至二更已來

忽見一婦人披髮而血汚滿面立于前知

玄曰尔乃何人也婦人曰我是啣冤之鬼

也其人拜而哭曰與妻為力今日遇有道

之士而得訴事妻本十年前乃劉司士之

妻也夫奉命為使外國而不歸其弟乃逼

妻私通推而不從因此被殺以禮葬其屍

于堂西北角溷廁之中不勝穢積人來多

欲陳告人人怯懼无其道氣見妻之形心

懼而死者多矣公持此經功德至大仁慈

願為憫之知玄曰吾初官新上任三日當

救汝汝且滅婦人遂滅後三日滿使人於

溷廁掘之其尺不及知玄是夜依前危坐

焚香誦此經未及二鼓其婦人復現知玄

曰我令人求汝之屍未獲何也婦人曰求

之者向北不及二尺即棄屍也明旦求之

以終其惠也婦人乃滅明旦使人于北求

之果獲舊氈一片而裹白骨一副知玄再

為誦清淨經以衣一襲而選一吉地葬之

是夜其婦潔衣淨面而再拜燈下知玄曰

汝身既為人殺之何以不報答曰前人在

江州為司錄之官其人自小能誦太上老

君說常清靜經數年冥司陳告終取不得

知玄曰我與告彼官使彼官修齋作醮書

篆黃錄白簡汝可生天肯解此冤乎婦人

再拜曰深相感也道罷其婦人遂滅知玄

來入假狀于官因得其假遂乃裹糝便馬

運至江州乃見劉司錄既見乃以其事告

曰汝為司錄執為此事聞君唯持太上老

君清靜經是有道心也而行此事宜不明

有官法處之暗有鬼神誅之若不改過冤

業如何劉司錄聞之大驚曰謝公遠來蒙

為紛解安敢違命乃整其家財作黃籙大
醮七日七夜請道一百餘人及印清靜經
一萬本散施是日午時有一婦人年可三
十捧一寶馬馳經萬卷乃曰吾乘此經醮
力奉太上老君勅使我入朱陵宮煉其真
神當為南宮列仙吾在世長年宋參軍亦
為列仙道罷舟舟昇空而去知玄與劉司
錄號為道友求真教知玄却回防州至
家有青鸞下于庭知玄乃焚香遂青鸞舟
舟而亦南去留下一詩云來生清淨悟真
經拔罪扶危出罪刑今日乘斯功德力朱
陵宮裏煉神形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清者一炁也濁者萬物也動者神也靜者
形也太上言道以一氣為萬物之祖祖為

源也人神以一形為舍故舍為基本也形
不得神不能動神不得形不能存神為主
人形為舍基此二句大底言道炁為萬物
之本分其清靜清者元氣濁者萬物之形
也人能以神動保固其形故為萬物之基
源故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白雲翁
曰不濁無以見其清不清無以見其濁無
一炁而不能生萬物無萬物不能分一氣
故曰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文中子曰
至清則見濁此清者濁之源至動則思靜
此動者靜之基也修真之士以一氣養神
故清以五味養腹故濁則神要動而順形
以靜而安形此乃清濁動靜之道也此經
還有驗也答曰昔唐人素通天水人自幼
年好道專誦太上老君清靜經日誦七七
通年至二十被樵山驛為軍戰忽失陣而
敗表通乃走不知來路遂於山叢之間不
得食其困不能與唯誦此清淨經無力可
誦以待死忽有一青衣童子持一盃飯來
與食之表通食之其香味不可名狀食其

滿足矣其童子曰真人以清氣養其清腹
凡人以外物養其濁腹真人以氣運神而
安其靜凡人以亂神敗精而樂其形汝自
幼好道而能堅至念太上老君清靜之經
已有道果太上而使贈也從茲以充飡用
神為道更不食矣乃今黑簿落名朱陵排
號清淨之道更不虛矣道罷忽然不見素
通從此不食乃得六通之慧至於宋哲宗
之朝猶在唐玄宗時事五百年間面若三
十歲許常遊洛納之間唯只念清淨之經
人不見其飲食人呼之清淨先生若人有
患不唯遠近之疾以手摩娑人皆無有不
愈者後又被人呼摸著效後至汴京門外
高聲曰你待亂我不亂你待濁我不濁你
東西安能活從得道五百年斬却邪魔神
快樂乘雲駕鶴背朝玉帝天宮永住逍遙
閣道單自有仙鶴從天而飛下先生急上
鶴背舟舟乘雲而去人皆俯仰而瞻之從
空墜下紙一張其上寫曰清淨道生道生
數十律論曰大道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雖不知不見修之者實有道焉太上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故道降而為元氣清而為濁之源動而為靜之基一清一濁而通大道故袁通能至誠悟太上清靜經終為上昇而列仙宜乎

哉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天地者乃大道之子孫也人物者大道之苗裔也太上言人能稟大道之祖氣使身心之虛靈神氣之清靜如此能體其大道也與天地合德故天地自然而從順悉皆歸依也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行清靜之教者易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言修真之士亦要清靜充為體大道真常之教窮萬物之性能知鬼神是以天地相似所為所作故不違於天地悉皆歸順矣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文中子曰能清靜者與太極同德與天地同隣與神道並行能為此者天地盡皆歸也如此者有驗乎答曰昔唐虞曆中有韓侍郎坐運州

有女年二十六歲適左司員外郎王珪珪乃上官其妻韓氏有妊娠在父母家至日早離夜至三鼓已來於西北角有其聲左右侍婢皆睡唯小娘子韓氏不睡見一將軍披戎衣執金鍔乃曰吾晉朝韋將軍於此居數百年爾敢於此處作產居血腥之氣觸吾若三日不移殺汝其記之韓氏曰願移之遂淚達旦令侍婢報知韓侍郎侍郎曰婦人真氣虛弱乃胡見之安有此乎不肯移之唯添侍婢相伴又至三更已來其將軍復現侍婢皆見之驚而走其將軍乃叱之曰吾道與汝何不移之來日不移必殺汝矣韓氏曰告將軍息怒來日必移其將軍不見連旦侍婢乃以小娘子之言哀告韓君韓君曰產婦未滿七日安敢移動婦人血氣虛而胡見亂言答曰侍婢亦見韓君曰婦人之輩皆信邪堅不從之至夜其韋將軍又現曰吾三次語汝汝終不肯移韓氏及侍婢曰故訴於侍郎侍郎執性不肯移其宅將軍見不移怒從心起以

其鍔于韓氏心上其一鍔韓氏只叫一聲遂殞其父執一劍而徑至其父哀慟不已父母甚悲泣之以飛書報其夫夫聞之大恟而不顧差使而歸至寺庄鎮西十里見一婦人遙遠而來其近乃認是妻也王珪忽然下馬問妻曰何由到此也其從皆見妻曰妾為晉朝韋將軍所殺也今日此屈無由申訴尔為大丈夫不能避一妻子乎遂哭珪乃大恟欲近前行妻曰人鬼異路不可近妾我聞此鎮有田先生自小念太上老君清靜經行此之清靜無為者也此能剪截鬼神有通天之德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斯其以報妻之冤其先生在此鎮珪謁先生具以前事實告先生然吾為汝上禱玄穹下達后土救汝之妻遂引王珪至於別室中田先生一鼓已未披朝服執玉珪把香一爐合目跪之點燈七盞念呪啓禱忽然室中有一天力士曰奉天之勅入于幽府會其力士放下勅忽然不見先生曰我今奉天帝之勅與汝同

往地府令捉韋將軍先生取淨蓆一領使
王珪卧於蓆上迷而不省先生於傍坐出
神引王珪神二神相引出門乃行數里見
一大城天色昏暗左右鐵衣兵吏皆執戈
戟見先生盡皆倒戈唱喏既入其門有朱
衣吏急通報又數十人皆見先生亦然仰
啓只聞言田真人至俄頃有綠衣童子皆
執旌節迎一人衣龍袞服戴遠游冠執寒
玉珪導之曰乃鄧都大帝見田真人相揖
動問畢使真人前行讓禮如凡世鬼使問
王珪曰爾乃何人也珪曰我乃田真人從
侍也鬼使更不問既上其殿真人與帝對
坐先生展勅現帝視之王珪等一齊賀勅
王珪階下立不多時碧衣童子傳曰遊奕
將速於陰司提取晉朝陰鬼韋將軍去有
一人黃金鎖子甲手執大劍應喏俄頃間
報曰捉到陰鬼韋將軍王曰擒來見數人
申衣兵吏傳一人頭至階前曰汝數年陰
鬼汝在世之時殺害生靈太多更害平人
韋將軍曰某數次禱他不肯移之某一時

之怒殺之念某晉朝勳官帝曰陰鬼尚敢
殺害生靈何言汝有功勳可決鐵杖三百
配北陰山千年而放左右捍縛付地背上
決鐵杖三百號叫之聲不能忍之決畢有
一吏曰奉勅押至陰山王問韓氏遊處左
右曰如何在此押過來于東廊下乃韓氏
軟拜於王王問左右如何左右曰其舍以
壞可令借身托生判官乃檢簿韓氏合壽
六十六歲更有四十年壽即目青州王官
人女壽娘今年二十六歲命終可令韓氏
投屍於壽娘還魂遂准奉行王請先生離
王珪亦隨之未忽然而覺先生曰官人將
談此是秘王珪重重拜之先生曰何直遊
至此也先生曰我能持誦太上老君清靜
真經能依此行之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人
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尔到家速於青州
王官人家認取汝妻王珪辭先生而去在
路速到運州其妻韓氏已殞矣逕往青州
王官人家認其妻子王官人女壽娘死經
三日再活却言我是韓侍郎女現今我父

為運州知州說其所以未罷王珪至入王
官人宅見壽娘便言王郎來也其聲音全
不似壽娘往日聲音也王珪曰壽娘只是
韓氏聲音也具說其辭因王官人乃入運
州見其父母與向日女之音無異二人猛
悟大道而盡其家財雕造印經十萬餘卷
散施四方作羅天大醮而謝天地畢其王
珪與妻再往寺庄鎮拜謝田先生到彼謝
畢先生曰汝可與妻同修王珪依言休官
不任王珪掛冠裳作道士居長安福德觀
韓氏作女冠居玉京觀各壽一百二十歲
而殞論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清淨無為
田先生遵太上之經行天之法上感穹蒼
下通后土使天降勅北帝評究可謂人能
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夫人之生也本乃神清心靜及其長也為
情欲所牽如此者欲生也故欲字從谷從
欠谷者無漏之稱欠者不足之號神有所
愛為之情心有所欲為之貪元倉子曰水

性本清而不得清爲土渾之人性本靜而不得靜爲事汨之汨者亂也太上言此二品夫人神本好清靜而不得清靜者爲心不能體清靜之道心有愛戀之情故擾亂之心不能得清靜矣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元本好清靜而所以不得清靜者爲心中有好欲之貪而牽引之故曰人心好靜而欲牽之文中子曰靡者常樂无求貪者常憂不足靡者常樂無求則神好清心好靜貪者常憂則不足心擾之欲牽之白雲翁曰欲者貪愛之源奢淫之本若人能稟此清淨之道神必清神清則心不能擾之心靜則欲不能牽之或曰看此經者還得神磨而心不擾還得心靜而欲不牽有驗乎答曰昔唐懿宗皇帝有女號曰同昌公主娶韋駙馬公主欲其宮嫌不自在帝乃賜一宅奇過王宮金樓玉閣賜內庫錢五百萬貫公主心中不足重奏曰無寶貨也皇帝罄內庫之寶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戶牖无不差珍異寶飾之又以金銀爲欄

藥曰食積水槽金鍍金盆瓮以銀絲爲窠籬箕筐以水晶瑠璃玳瑁爲床榻以金龜銀鰲又珠五色爲合盤百寶爲圓案公主尚起欲心又奏無米麥皇帝開內庫將到金麥銀米五十斛賜與公主又奏曰堂內無坐室幃幕於是帝又賜公主連珍幃幔綴珍珠爲邊又賜與公主寒溫藥一把冬懸即暖夏懸即涼又賜公主九鸞寶釵一隻每戴之頭上有九色霞光公主每出乘之七寶車駕四面綴五色玉香囊貯辟寒香辟邪香辟塵香皆別國之貢也其輦上以雜寶龍腦金屑刻鏤水晶碼碯等盤爲龍鳳瑞四面綴絡珍珠裝綴於輦上周圍之頂用碧玉蓮花上綴金珍一顆珠上霞光高三尺四面用金絲掛玉流蘇其中自然有天樂之音聲每一出遊香風滿路馥郁芬芳奇香半載不息珠光燦爛燦燦照耀往往看之者唯見其目不見其端公主富貴甚極尚有不足之心意想皆不及蓬萊之境因此而病公主居於大內自小常

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甚謹公主召醫官至乃米宗爲治之至晚與香臘燭二寸使米宗歸之其香氣酷烈異常而散於四隣或有人登門而問之米宗以實言之是其燭香也燭長二寸被五色文卷之而蒸至於天明不盡香氣三二百步聞之其煙上結成華蓋樓臺之狀仙花朵朵而奇異也公主疾甚重令左右取太上老君清靜經於碧玉匣中取寶香名爲通天之香焚之念此真經未及一七遍有朱衣使二人曰府君請公主曰我乃帝王之女安能坐邀我令左右執之左右弗應其使曰乃陰府之事何管帝女二使以手拽之起公主叫左右左右無救被二使駟擁而行似出長安北門行數里公主害脚痛不能行一使曰我取馬一疋須臾牽馬引白馬一疋陰暗之中行百餘里前到一大城中亦有人煙公主曰我乃飢也吏曰此中食皆焦虎爛心不可聞見之須臾風吹復初如故公主掩目不敢觀之又見數十男女脫衣

露體以火燒鐵錘通紅烙其身流血滿地皆成血泥公主問吏曰此人何罪受其苦痛吏曰此人於陽間乃奢佚之罪也公主驚曰我還如何吏曰亦復如是須臾之間有鬼吏頭生兩角手提鐵槌曰公主脫水公主曰我乃帝王之女也鬼曰此間不管帝王女脫水公主知不得已而乃脫其冠服默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一卷其鬼吏曰疾脫水公主念經又脫一件其鬼吏遂以手攬其水公主身如熱油沃心而痛又急念之至三毒消滅之處忽然見金先一道其鬼吏盡皆乘空而禮拜見一真人乘紫雲而下乃太極真人也太清宮中聞念混元老君常清靜經自念經一卷已達三清之境太上老君使吾下降幽獄赦宥罪人公主至心禮拜真人公主曰是弟子念經來是當今懿宗皇帝女也真人曰犯何罪而至此其鬼吏曰犯貪欲之罪須臾衆鬼吏曰乃鄴都大帝皆禮太極真人也其太極真人身放光明照耀幽獄真人

謂其帝女曰不可有欲罪莫大於欲欲者淫亂之本也罪莫大於貪貪者僭妬之源也謂重也小則滅身大則亡家世間不悟道者不達清淨之理不知恬淡之機唯知醴餽以充其口富貴以榮其身而顧其甘口之食是傷命之斧富貴奢華惹怨之機既有其怨豈不入地獄而何不虛無清淨慈惠忠信孝敬和順謹儉柔弱清潔則與道同也無顧奢華守寂淡奢華者地獄之因謹儉者天堂之本真人謂公主曰吾救汝陽間能改奢華之欲否公主再拜曰能改真人曰吾有五戒十善六齋三會五臘五忌汝能行之公主曰能行真人曰能持則為天官不能持則為下鬼真人曰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嗜慾三不口是心非四不盜物五不淫亂十善者一孝養父母二忠奉君師三忘心萬物四忍怒防非五止爭解惡六損己救窮七生養濟人八道邊義井植樹九為人興利除害十讚三寶經為人解說常生善念凡人常行此五戒十

善別有天人善神衛護永免災殃長臻福祐唯在堅誠而公主曰何名六齋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九日公主曰何名十齋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此十日乃十方救苦天尊救度地獄三塗五苦應諸等衆罪冤公主曰何名三會真人曰正月七日遷舉工會七月七日慶生中會十月五日建生下會公主曰何名五臘真人曰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臘十月五日民歲臘十二月王侯臘公主曰何名五忌真人曰一忌甲子太一真人錄人罪犯二忌庚申三尸言人罪犯三忌本命星官計人功行四忌八節八神計人善惡五忌三元天地水三官錄人罪福太極真人曰遇逢此日可設醮修齋持經供養以祈求景祐公主再拜禮真人曰一一遵依道旨真人乃放光明照其幽獄皆得生天矣勅使碧衣童子引公主速歸真人

乃昇天而去化北陰鄧都大帝一切鬼神皆大歡喜其碧衣童子引公主至一金門已推而入其公主忽然驚覺公主身在碧牙床上蓋其錦被公主開目視之見駙馬宮人在側乃圍而泣之公主擁被而坐官人曰公主睡多時不敢驚動公主曰富貴乃若石中燧火榮華如水上浮漚時光有若南柯一夢其病頓愈公主乃入宮內秦帝所有珍寶盡數還納於內庫乞身歸道帝曰何也公主具說陰府之事一一奏帝帝乃歡喜依公主所奏以崇仙坊金仙觀改為玉真觀公主自入觀之後而不出觀門雖有貴戚駙馬親等公主令人監門並不能得見公主每日唯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不曾惰慢至三年後復見真人於紅光之中乃謂公主曰二十二上昇至近證為天仙火急修為功果道罷不見公主乃建黃籙大醮至上元十五夜鸞鶴自天而降月華如晝香風馥郁其鶴至於庭前公主乘鸞背冉冉登空而去遂留下唐多令詞

一閱云性命兩如何奢華勿太過守貞廉謹儉安和以已方人無橫禍歎緣分少貪多也唯擊破是非窩敲開名利鎖澄心取性且蹉跎暗想高低哀與樂猛省悟若南柯也二十一人皆具說人人皆寫其詞京師乃為供養此者同昌公主悟此清靜真經乃為驗乎故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淨而欲牽之論曰能守清淨者貪欲不能移險阻不能危不以祿位惑其志不以貧賤改其心不以毀譽度其色不以榮華亂其神同昌入夢鄧都感太極真人說戒能受之猛捨富貴而甘其寂淡三戒行周備可為仙人也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欲者流浪之相澄者定水之相此二句是太上再言去愛捨欲之心若能去愛不生情慾而不起貪心則神自靜而心自清也若能流浪之愛想而心息又若更能澄心如水平之相則皎潔不動皎潔不動則神自然清靜故云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

其心而神自清文中子曰捨其所爭不爭乃遣其欲而心自靜萬物所棄則無貪無貪則心自澄矣能澄心者其神自清如此者亦修真之士不亦悟清靜之道也白雲翁云君子以清靜洗其心小人以貪愛移其心是以聖人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劉子曰神者心之主是故神靜而心和心而形全神亂而心蕩心蕩則傷其形先理其神故以聖人以恬和養其神和者去嗜欲也如此則以和養其神則安於內清思棲心則不誘於外神和心清形無累矣無累者則因遣欲者也故云遣其欲問曰自古人能遣其欲答曰有之昔有南史時宋帝朝有宰相元田夫有貪欲之心國朝有事不唯大小須要財帛而後行其事偶因街下二人因醉而爭淫濫之事而殺死一人田夫語於殺人者汝能出絹千疋可令汝活其人出絹八百疋田夫曰未能可免被殺之家聞之某願出絹一千疋可使此人償命殺人者怕死出

絹一千二百疋被殺之家無絹可酬乃斷
判醉而有誤可決六十而放之百姓無處
告論民受其屈者多矣徵歛無度家中修
樓閣庭臺用其金碧千有餘間制過王宅
美女盈庭皆國色者每一食可費用錢百
貫朝歡暮樂又好黃白之術多取其利忽
有道人立於門前曰能黃白之術田夫聞
之急令人召至宅田夫見之降階而揖之
問曰有何術教予先生曰願求一醉田夫
曰不見其術先要我酒飲得非欲乎先生
曰想君回生作死回死作生率歛無度屋
宇千間金玉滿庫美女千人淫欲至甚又
求黃白之術汝執欲過乎而謂我欲也田
夫被先生責之而怒曰爾乃何處野人焉
放觸我令左右執之忽然不見乃遺點絳
唇詞一闕云富貴榮華高官一品功勳大
由自貪愛待鐵打亭堂蓋家計方成隄備
閻王恠如何奈怎生得解難免諸人債田
夫見而悶悶不樂歸小閣中忽於睡夢見
一塊黃金田夫喜而自取身墮地下冥冥

而去忽見甚明田夫觀時觀數百人戴其
桎梏或拚或昂以大石壓身者又見一牌
上寫貪愛之獄忽見一白衣人披髮而言
曰相公來何晚矣等候相公多時相公曰
爾乃何人也其人曰我乃被殺之人也相
公受絹一千二百疋不令償命只要相公
還我命以快殺數百餘人叫相公將我金
來并珍寶等田夫驚而走之衆人拽住為
索其債又數人握一巨石長三丈厚五尺
但壓相公然後左右拽倒相公欲擡其石
壓之或有一人喝住且休壓相公其人壽
數未盡更有六年之壽相公觀時乃是獻
黃白之術者遂引田夫於獄中坐一大石
先生曰吾太白星君也相公官居一品不
積德行唯有心貪意欲是禍之本也相公
曰今日深謝先生相救粉骨難忘先生曰
相公自來曾念甚經答曰曾念太上老君
清靜真經先生曰恠然有道氣也是經云
力能過吾也相公何不聞經內常能遺其
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相公曰居

吾語汝夫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香味
肌體之於安適皆出於欲也此欲若不遣
之則精神駭駭而不守志氣糜散則耗五
臟陷而不能安嗜欲連綿於心腑蔓延於
荒淫之浪留連於是非之境如此者而不
以財德倡生蓋以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
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忘
害貴身而賤物故尊勢而忘動樂道而忘
貪故厚利而不能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
恣浩浩蓋首於故養形而性自全心不勞
而道自至先生曰相公旦夕宜千萬省之
田夫辭先生而有喚元相公相公觀時乃
被殺人趕來相公乃蹶倒及地忽然驚覺
冷汗流體心怖而不已時田夫猛省曰
財者禍之源貪者罪之本也遂已解印休
官出寶庫之財賑濟貧窮深閨之妓使嫁
良人施其宅舍盡作宮觀身脫羅衣而穿
布素口食糲食頓喫淡飯每日唯念太上
老君清靜真經遵而行之十年之期忽見
本來夢見者先生田夫見而禮之先生曰

進道數年甚有勞乎今已釋寬債但無可
 以昇於仙路真遺慾忘貪之人乃澄心養
 神之侶今已朱陵掛號碧落標名還與神
 丹一粒可吞之先生曰已不食矣故仙經
 內傳云飲食不止身不輕聲色不止神不
 清思慮不止心不寧心不寧而神不靈神
 不靈功不成其要道也不在瞻星禮斗苦
 己勞形唯在方寸湛然無所神仙之道永
 保長生故道者即修心者也老君曰道以
 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者神明
 則在身也如油火在危明從火起火因油
 在炷因油潤油藉危傳四者若廢明何在
 焉亦如明緣神照神托心安如形有心道
 全一物不足何依焉所以為之神明神明
 者目見耳聞意知心覺分明物理玄微悉
 析此為神明切宜記之朱陵宮相候忽然
 不見田夫乃依龍虎相交陰陽間隔五行
 離合水火既濟而修之乃築環墻而修之
 鍊更三年通前一紀之數至重陽日田夫
 乘空而去之後人推墻開門看之而不見

田夫唯見清靜經一部案上花牋一幅詞
 寄唐多令云性命兩如何根元牢閉鎖守
 陽魂陰魄盡消磨運火周天烹大藥向海
 底看紅波也羅貴賤片時過榮華一擲後
 待三千功滿行成合驂鸞鳳遊碧落朝玉
帝應仙科也羅

論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惚惚惚其中
 有物自先生有元田夫遺其欲而心自靜
 澄其心而神自清心靜神清而自至此之
 謂道至若無修之實有今已身起碧落而
 拜玉帝可謂得道矣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六欲者六賊也何名六賊六賊者眼耳鼻
 舌身意三毒者三尸何名三尸三尸者上
 尸彭琚管人之上丹田使人好華飾之毒
 中尸彭質主人之中丹田使人好貪欲嗜
 滋味之毒下尸彭矯主人之下丹田好淫
 欲疾妬之毒上句言人稟道常能遣流浪
 之相而心自靜澄其心如水定之相神自
 清也太上言若人能心靜神清自然六欲

不生三尸不為三毒乃消滅故云六欲不
 生三毒消滅文中子曰君子之學則進於
 道進於道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小
 人之學則進於利進於利者則六欲乃生
 三毒不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故六欲
 不生三毒不起則自消也何人能六欲不
 生更得三毒消滅答曰有之昔唐貞觀年
 間有一人名沈會因有欲心取受民財事
 發配於竹蘭日夕常念太上老君清靜經
 罷面望泰山而禮拜言曰惟願得還鄉里
 有東嶽泰山府君之子乃炳靈公也因遊
 西嶽赴會回見沈會念清靜經靈公乃於
 虛空之中言曰其人不可得也回東嶽語
 於府君府君曰善哉令使取沈會於偏閣
 之中坐時天色正午見朱衣吏曰府君召
 汝足下沈會曰那府君更曰乃東嶽府君
 沈會大驚急取章服與吏同行至於城外
 其吏曰即今脚下至泰山三千餘里沈會
 曰何能得到其吏曰此間借一疋馬沈會
 只於樹下等候其吏入於廟中須臾牽一

天青馬至但小如驢吏曰乘馬可緊合目沈會上馬合目急如猛風吏曰開目乃見一城遂入其城近城只多荆棘又至一府衙左右皆鐵衣衛護其吏乃牽住下馬引沈會入于府衙吏乃問曰何人也奉府君勅故取之入於第三重門吏曰官人但於此候容某先入報之吏既入去不多時有一通引官出曰府君召沈會官人來沈會急隨而入之乃至於一寶殿四面皆珠簾絳幕榜其殿曰朝曦之殿其吏止沈會於殿下左右皆金甲鬼兵侍衛有二青衣童子乃軸其簾見一人正坐戴遠遊冠衣青色盤龍袞服手執寒玉珪傍立一人是金蛾帽子茜紅繫藍鞞玉帶年可三十許令碧衣童子請沈會上殿沈會上其殿戰戰兢兢步不能移碧衣童子策上殿沈會拜之府君約拜令左右取榻賜坐府君曰凡人為惡不為人誅必為鬼戮之汝昨有至欲之罪而得此報故有責配之報汝能念太上老君清靜經一年之間誦之萬卷

之餘其德甚重至能拜禮於吾奉天帝之初不令汝入於輪迴之路汝念此經而能誦之若通其義依而行之乃與人講論若化一人歸道其功以加焉不為上仙而為神仙不為神仙而為地仙不為地仙而為鬼仙安能入生死之路語畢有一鬼官著緋衣乃鋪文字於案上而指之曰有慕仁執執笏殿下乃沈會之姑夫也沈會回面而不敢顧王曰汝既為官任東海郡牧而不能清白治化於民却生貪欲之心殺平人阿趙其慕仁執曰不敢王喚取被殺阿趙來遂於東廊下喚過阿趙身著白衣披髮年約三十阿趙曰有阿婆年七十有餘因老病而死有小姑欲奪其家財而妬謀新婦婆有郡主慕仁執於小姑處得金百兩以憑小姑所告而受其情便將新婦斷處死有此冤屈望府君裁斷其仁執諱之曰是此婦人實殺阿婆王令左右將過業鏡照之仁執實受其金枉斷阿趙仁執難諱王曰過莫大於欲禍莫大於貪罪莫大

於殺人汝三愆俱占安可赦乎令左右將來見二鬼扶一鐵床放在殿前令仁執脫衣未脫之間其鬼以挑其腮其腮火著已燒半面其身自脫乃扶於鐵床之上以鐵釘釘其身有火焰於床下自著苦毒之聲不可見聞卧移時方罷已見其體燒作焦炭須臾又有一鬼吏手執一扇乃曰慕仁執乃扇一扇其體復故以鐵枷枷之沈會乃越席而起曰此人乃某之姑夫也還能救之王曰冤枉爭奪損人性命何由赦之炳靈公曰除此婦人肯罷則休除陽間作大功德祈萬聖禱千真除太上老君有此飛詔先令含冤者上登雲路即證天界方可免沈會曰臣使慕仁執改過前非除其六欲不生三毒啓達太上羅天大醮天尊赦罪之科趙氏生天而免仁執苦乎王曰如此者可仁執數未盡更有五年壽唯攝二魂歸陰府受罪一魂在陽間守其形體亦有惡瘡疼痛不已受五年數足而死矣今歸地府受罪畢然後為猪為羊或為

人道遭其刑法而處死沈會聞之速念清靜之經府君恐震地獄乃曰汝且可歸無生貪欲之心莫起三毒之意謝禮念非有天恩赦之汝歸鄉即於仁執處勸少生貪欲之心乃可也一吏曰送歸沈會沈會下

殿拜別府君而退吏曰緊隨我後而回乃過一河過其河大作一聲沈會大驚而覺之冷汗流體見家中人圍之而皆哭泣沈會舉身而起家中人語曰你今死三日唯心頭微熱遊氣不斷沈會乃擣身瞻仰曰

有如此陰靈乎謂眾曰勿得起貪欲之心依前謹念真經後三日果有皇恩大赦天下死刑徒配邊流得免其罪普得還鄉是時沈會乃去東海郡有姑夫慕仁執果然卧疾乃三月遍身瘡癩膿血滿床疼痛不忍時仁執見沈會大喜曰我一月前夢見汝救我乃說地府之事一一合同遂乃省其過乃作黃籙大醮命羽流三七員而造太上清靜經一萬卷散施十方道友又結清靜之會功德既畢其日午時齋罷於空

中有婦人來謝曰感君大醮功德之力妾已生天上昇雲路乃留詩一首云幾年冤業不曾伸今日蒙君設醮避六欲三毒俱盡滅却承功德上青天沈會望天而禮謝未半月慕仁執瘡疾盡安形體如故沈會

以滿庭芳詞勸之云六欲難消三毒不滅貪求狡行忙忙一朝數盡誰肯替無常富貴堆金積玉臨行後一物難將傷心處從前惡業自家當思量何計免鄧都罪責無由商量恰如冬瓜秋後著霜奉勸吾人猛

省悟清靜快樂之鄉功成就朱陵宮裏澄淨鍊真陽仁執聞之陰靈如此之驗豈忍不避乎乃留詩一首云思量伶俐不如憨六欲三毒莫強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沈會云流年如電掣事忍不修行遂乃屈指而大哭泣二人便乃棄家計休官解印同往天台山折諸茅草蓋庵而坐日誦太上老君清靜經三百遍修行年至九十餘皆得道矣論曰情欲之至如水火也煙生於火水出

於水煙微而火威水泮而水通真人云人以欲愛養身養者如愚人養魚鳥也見天之寒魚則以湯之中鳥於火林之上水火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於聲色所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沈會仁執二

人以愛欲在身一為配者一為死徒乃猛悟休官入山修行清靜之教捨惡從善以得道豈無驗乎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太上再復上句之義也言人欲所以不能

遣者為心未澄欲不能遣也文中子曰言不忠節謹密是未能澄心遣欲之人也故云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白雲翁曰人不能澄心遣欲者是漂浪愛河流吹慾海之人也或曰何人不能澄心遣欲而生妄想乎昔有唐時劉懷珍字道玉太平二年以功勳除授河間樂陵太守至郡貪圖賄賂徵索不已有錢三二百萬不生慈愍常取索民錢物不曾正決一件事士民嗟怨家貧家貧取髓抽筋寧逢南山白

額虎切莫撞著劉懷珍其受如此苦乃移鎮中山府其民甚愛有其妻乃謂懷珍曰今日錢物富貴稍足官居一品而作方面之侯年可數旬不修來世之福德懷珍曰此時如何妻曰我聞著紅騎馬累世修來若今世不修殃墮後世若今世能修後世必主富貴懷珍曰然妻曰我粧閣之中寶貨約賣百萬貫餘錢不如休動民財而修其寺觀招三二十僧道時復齋供一乃自家作福二乃獲後世富貴之緣三乃國家知道是為善之事四乃不傷其民而得美善之名此乃全身足世之果也懷珍大喜於是盡將夫人櫃中錢約百萬而選日施工乘料買地三十餘畝前後下手修之二年而成就又建一座寶殿三門經閣法堂聖像一切俱全懷珍與夫人逐日燒香求福二年之間諸事乃畢又買常住地五頃為常住所用約費錢百萬貫然而如此不動民錢一毫而暗刷民肌膚膏脂只是不能澄心遣欲有日懷珍與妻曰我今修

起一座福地寶殿等不動民財而不知後世果因夫人曰此陰中之事怎得知懷珍每日心常不滿曰作如此功德又如此虔心禮求靈報何神明全無靈驗一日午睡夢見有一道人直入其屋亦無禮貌謂懷珍曰相公貪而且欲所修殿堂等雖曰自己錢物然平日刻取民之脂膏豈有福乎今世為官一品又望後世福田其貪欲之心不止福乃為中山府南門張小婆婦得之懷珍問曰彼人何以得之道人曰此人賤時糶物於貴時只依原價糶與人不增價別又常念太上老君清靜經扶危救困惜物護生其功勝彼修寺觀之功德人言畢遂不見懷珍不樂遂使急脚子喚此張小公婆婦二人問其因與道人所說同懷珍有悟遂解印休官於密室修清靜之道澄心遣欲與夫人對其寂淡而雙修及延道侶而講談莊老壽一百二十九歲而終論曰道之大也唯心感之若不澄心遣欲何以得之劉懷珍取民財而修寺觀望消

業而求福緣不亦難乎若放心於無有之鄉養神於逍遙之境乃其悟也澄心遣欲散金玉以濟貧以獲延年而正寢豈不賢哉宜為真人矣能遣之者言能遣六欲三毒者可以觀三元之妙道也其三元在下文說之觀其心心无其心外觀其形形无其形遠其物物无其物物无其物者心澄而欲自滅欲既俱喪而自亡如此者可以觀大道三元之相也何名三元答曰一元者內觀心識如虛无之境見一切無心既無其心六欲之賊何由生三毒之尸自然滅也故言內觀其心心无其心心无其心者外觀其形形无其形者相不滯於形相者漸入無為之境不能誘動其心形六欲何能而生三毒自然消滅故云遠觀其物物无其物白雲翁曰內觀欲心而無欲心外觀色心而無色心遠觀外物而無外物如此三無盡可謂得

其道矣文中子曰不執利不執有利欲之心故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不違害不違害傷色身之狀故曰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不強交不與外物而強交易是故無外物也故曰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或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何人也昔戰國時有文摯善醫有龍叔謂文摯曰我聞子之妙矣吾有疾子能醫乎文摯曰唯命是聽然先言子病吾當察之龍叔曰吾之病有數般鄉中譽我我不以為榮國中毀我我不以為辱此一病也吾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二病也吾不親富貴不傲貧窮三病也吾視人如人視我四病也吾處吾之家知道旅之舍五病也吾觀吾鄉如蠻戎之國六病也七魔一賞罰不能動二刑罰不能滅三威衰利害不能已四家樂不能易五不可視國名六不親交友七不能御妻子制僕此七魔也奚病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皆面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虛也哉聖

人之心有七孔也子之心有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也今聖智為疾此之謂無其心也故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或曰何人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昔吳季札入燕為使至路忽於道上見金一錠季札見而不思其意前所少見一負薪者告之汝貧此處有金一錠季札引而指之曰汝貧將此金玉去負薪者乃蹙眉而責季札曰觀君氣槩甚豪而意甚下顧我身何為金玉之人負薪者遂不顧而去金乃物之最貴也而不顧之乃是遠觀其物物無其物論曰龍叔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負薪者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悟此三無能通聖道矣三者既悟惟見於空上句言六欲既不生則三毒自然消滅因此不生六欲消滅三毒則能內觀無欲心外觀無色身遠觀無物此三者皆名為色空應有形者俱為幻化之境定觀經云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寂然無物其能識者可以內觀無心外觀無形遠觀無

物此三者觀之無心無形無物並同虛空然後既悟唯見真空寂境故曰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易曰顯道神之德行言悟三空之理明顯無為之道而自神靈其德行之事如太虛以萬物惟見於空之境文中子曰聖人之德為道之本為道者無心無形無物此三者既悟唯見顯道之德行神之德行太虛之至空也故云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或曰何人能悟此三無而見於空達道也昔唐時柳子初於大曆年中會試於南宮失利不檢其身恣遊放蕩花街月夜取一時之樂非义行囊空虛於人多厭之糊口之用及形容枯槁日不聊生或一日出東門徐步而進欲覓自盡之計奈死期難捨遂坐於古柳之下因默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三遍神氣欲絕忽有一道者青巾白袍皂條草履携一竹籃亦來坐於樹下氣貌堂堂乃謂子初曰君有道氣一何困也子初開目見而甚喜之乃謝曰僕一書生當於壯歲兩上春闈而遭命蹇

因此失利放蕩狂遊囊空資盡日不聊生家鄉東海難歸西秦無住體無完服腹無所食今日之困陳元之不若也言語蹇澀氣漸聲微忽然而倒其先生見之曰何以如此遂於籃中取棗二枚與子初強起接而頓食之唯食一枚但覺作食之味乃拜先生先生曰觀君之氣似有奇骨子初言僕乃心中不足先生曰汝乃得其甚足子初曰大丈夫心中足位高貴可也先生曰尔但瞑日子初既合其目便覺飄然而昏似睡忽見一紫綬金章人秉其象笏奉夫餘國王詔徵足下子初曰僕乃東海下士沂水儒生兩夫龍榜今為孤迹之人安辱國主相徵乎道罷子初喜而隨使者出東門既出東門有十餘人錦衣繡帽玉帶紅靴見子初盡皆拜遂牽挑花之騎玉鞍金鞵寶轡龍駒翠蓋圍鳳紅旗映日乃簇擁子初上馬子初喜不自勝乃攀鞍上馬頭達叫唱甚嚴從騎至多駟牡追風八百餘里乃至一城見人煙窈窕地里風光

數百朱紫之官列拜馬前道引見一所珠樓寶閣玉殿森森煙霞重霧忽有一騎從衆中出曰且交駙馬解鞍於東華館軒窗戶牖皆水晶玻璃為之也是時紅粧繡閣寶結花冠數十妓人勸其絃管是夜子初宿於東華館下高閣鐘敲曉月清風一妓傳宣請駙馬引見公主子初大喜忽一美人捧一寶箱內有寶玉衣一襲更夜牽一駿騎遂請上馬笙歌一隊皆兵姬越絕遂引乃入其內見紫殿金堦玉庭森森兵衛肅肅朱紫班班圭笏相亞大立羣班拜舞待之須臾風簾齊捲鳴鼓一聲山呼震動夫餘國王昇其寶殿見華冠龍袞雉扇輕開嬌娥窈窕傳宣曰令駙馬見帝引子初拜舞畢王曰寡人愛女小字淫芳願絲蘿於卿納聘在于今日承其詔命奉鈞天之鼓樂列其御宴卿富貴不可言也是夕燈燭龍膏香虬鳳髓霞衣綵帔不知其數忽鳳閣擁一女子年可一十六歲其貌其姿西子嫦娥之不若也嫦娥古今無如此貌

子初見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是夕鳳帳盤龍以衾展雙鸞太真為伴至天明帝乃勅降特進領三省駙馬都尉贈武安侯鎮武郡公主至武安郡道士僧俗屬郡官僚並皆接之治此郡一十年遂生二子政聲大振奉勅征南夫餘國大元帥鎮兵數萬一擊而勝功勳成就帝乃賜金山一座五年二子封侯其富貴不可言也金玉如瓦礫所為功蓋天下有日樂極悲來後三年其妻公主身歿後二年二子亦歿子初不勝其悲又有告變曰南國王柳子初欲叛其地夫餘國王遣使命詔之子初不敢抗命遂至此國其王曰汝一微生不能自料寡人召汝為駙馬一十五年封王立土朕於汝不輕汝何叛也子初曰臣本一布衣今日駙馬謝王封第列土非敢叛逆王曰告叛之由不虛何更言之今左右烹之力士解衣取刀欲割其肉於鑊內子初甚驚惶乞復作一布衣今不可得也力士欲下刀油鑊其滾哀聲一叫忽然而覺先生曰

足下何乃昏然子初既覺汗流遍體戰戰而不已乃具述之先生曰汝念清靜經經中有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子初始乃孤貧而有欲心今子初作駙馬此三者皆無實跡如一虛夢間是唯見於空也子初又要身高貴使子初封為南餘國王也又不能遠觀其物賜子初金山一座也子初釋而悟曰人生一世虛幻自然何可嘆美之遂禮先生先生曰後三年於蓬萊相見汝堅持此真經道心勿退是其願矣道罷乃乘雲而去子初因食棗而已不食後尋勝地乃茅庵默然而坐屏絕人事堅持此經三年不退忽一日有白鶴自空而下子初乘鶴背乃騰空而去乃留一小頌三首一云包是花豔而不火莫厭虛花豔色紅花光虛豔似浮雲爭如悟取玄元理心上無心道自通二云形似虛幻而不冰形是虛形莫強尊耽家積業落於空事如悟取玄元理形上無形道自

通三云物是浮寄而不久白玉黃金即是空來時空手去時空事如悟取玄元理物上無時道自通論曰萬物自無而有有極則歸於無故人以幻化色境為實豈不愚哉柳子初因不第而有欲心感得上仙來化為夫餘國君之塔以為色樂其心故不知心無其心也又外以封侯之貴樂其身故不知形無其形也又以金山之貴物樂其意故不知物無其物也此三者皆不實之相乃是虛花形是虛幻財是虛景乃其禍也而有悔悟既乃悔之身遊三島而上玉京豈不良哉易曰無思也無為定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政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文中子曰山宜附地人宜附靜湛然寂者道在其中矣或曰何人常寂而通其道答曰有之昔者天寶年中有進士李通年五十餘累舉不及第日誦太上老君清靜真經大得其理寢膳不離其手口不輟經忽日妻乃亡之通嗟嘆而已惟一子

後一年子亦殂通曰吾脫其枷也常日詩酒自娛相知或有勸之曰我聞妻者齊也同棺共葬乃人之常情子之不為慟嗟而已君之無情其子死一慟而已忘遺體之慈是失父子之道君何為知書也通曰我聞莊子亡妻而鼓盆東門喪子不哭此真達理也吾何憂哉吾何憂哉太上云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也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寂者道也道既常寂吾何有焉遂散家財與不足者棄田土於隣里也李通乃攜清靜經而入華山拔茅累石作庵誦清靜經默食藥苗而修堅志三年如一日道心不退感太上使神人教之其人化道者入其庵中道者遂問之曰子於此學道深山安有乎凡問七次而不對之道不在忘言而不達不在論言而得馬駒牛犢又何言哉又何常得其道也夫欲修道者先能捨

外事外事都絕無以與心逆然後安坐內觀心覺一念起速須除滅而安靜又若有浮游亂想亦當盡滅亦不知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然後呼為湛然常寂李通聞之頷然而拜曰先生所命願一教之乃跪于前而授其教先生曰學道者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疑空心不疑住心者空心也不可定中之急求慧急則傷性傷性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至此名真慧也慧而不用詐慧而貴實智若愚此乃益資定慧此美無極若中念想多感眾邪妖精百媚隨心應見又謂李通汝若能定得心湛然常寂其道有成李通曰弟子能之先生曰來日我教汝吾且去矣先生遂出庵而不見候來日辰巳時來先生却來此庵前通乃出庵喜而迎之而入其庵李通乃禮念弟子身為腐儒不通大道而守頓空何異膠柱鼓瑟先生曰吾欲燒一爐丹汝以鎮爐唯以無語為湛然常寂汝能之否通曰弟子能之先

生乃於庵中立一爐于袋中取出一鍋子放數粒丹藥其中望太陽取氣一口吹在爐上其火乃然仍戒李通曰汝正南於爐而坐此是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如此者乃事湛然常寂之法也若有千魔萬魅感即是無得而言若爐中之丹則不成汝道不就也千萬記之三日後吾却來觀丹丹必熟矣與汝共服可以羽化為天仙也千萬記取李通乃握固而面於爐端坐其先生乃出庵而去不多時忽然四方雲起雷電交空疾風拔樹霹靂摧山驟雨猛水乃浸其庵李通不動身而端坐其水浸坐乃至于頂而心不動雨水只有一寸不入於爐不至於口須臾水出既落又有野火燒山亘天火發而至於庵庵舍欲燒而著其李通亦寂然不動其心全無恚意須臾火自滅又有餓鬼而至其鬼或藍面而赤髮或黃體而面青或眼紅而光出牙若剛刀吾等山鬼也今日大飢食而且度汝若一言吾不食汝

若無言乃嚼之李通終無一言其鬼自滅又有數十餓虎而來欲食李通李通乃不視亦無怖心其虎哮吼數遭嗅而不食即退又有毒蛇遂遠其身而行李通亦不動心其蛇自去又有一婦人年貌二八嬌姿無比以其妖言豔語而惑李通李通心並不動婦人亦去又有強徒三十餘人皆鐵衣手執戈孤矢賊首曰好食此人心肝遂刀劈之欲下手有一人曰只語一聲且免之李通亦不言其賊自去然後有一王裁冠大袖朱履長裙手執寒玉珪引數人獐神惡鬼是牛頭獄卒手執鐵叉大喝李通曰閻羅大王至何故不起其鬼遂以鐵叉叉之其王曰且住若其人一言則免之若無言以鐵叉叉之李通終無恐懼亦不動心王曰執取伊妻來不多時李通妻至王曰使尔夫一言不令汝受苦其妻曰君與我為眷屬恩重如丘山今日我經地獄受苦若你一言救我之苦若不言苦罪難受李通終無一言其王遂怒此乃頑鄙之人

今鋸解其妻使令者之須臾獄卒提到其妻用板夾之而使鋸解血流滿地悲聲不忍見聞其夫亦不言王曰又呼其子子果至王曰交汝身為萬段子曰父乃鐵心肝我母因父不言直至鋸解之苦父今又若不言我受剝身之苦孝經云念父子之道乃天性也父慈悲乃一言可免其苦也李通終無一言王見此大怒言這漢頑執攝其生魂離殺李通但覺昏然其魂於齊州王大郎家作女之身生而且艷絕其容貌世中無比啞不言年至一十八歲人呼為啞女父母出嫁與東村馬員外第三子甚愛其貌美乃不嫌啞而取之凡三載生一子其夫因醉而歸與其妻曰尔生得一子甚美幼啞而無言此乃大病也雖此子何為美也遂把子脚倒提摔之血濺其母滿面啞女驚然忽叫一聲竟善可惜我嬌子開目遂見其爐紅光亂撒火星迸散似如雷聲其先生方至曰丹藥成熟為汝一聲而驚壞了其丹砂是不能成觀空亦空

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此人而不能守湛然常寂之道也先生以手掩鼻大哭曰可惜一爐丹藥更後六年吾復再來遂贈與李通詩一首略修玄理問吾徒丹熟真鉛悟色無鶴性自閑衝碧落道心因靜見工夫龍吟瑞彩籠金頂虎嘯祥風射玉爐更後六年功行足湛然常靜入仙都先生曰六年之內尺守此經而修因上玉京勉之勉之道罷先生化白光而不見因此李通覓一繩懸大石可重千斤墜於石室之中於石下而坐寂然不動六年功成其先生引鸞而復現叫之道乃見先生大喜禮拜畢二人共話乘其鸞舟舟騰空而去至半空之中乃遺下詩一首云觀空空亦是真空既無時無亦通無惠既無湛常寂好乘鸞符到天宮又有小詞一首寄滅字木蘭花攻書學業五十餘年頭似雪金榜無名始信儒冠多悞身妻亡子天恩愛無時來入道深謝師言湛然常寂昇九天

論曰大道者至靈極妙待感而靈猶金石之響待擊而鳴李通乃悟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之道千魔萬惑而不動又設千斤之石而修六年果登天宮豈不宜乎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欲者六欲也乃六賊也眼是一賊愛窺觀彩色妖艷人不知妖艷是殺人性命之刀芥耳是二賊愛聽艷樂淫聲而不知艷樂淫聲是害人之鼓樂口是三賊愛嗜美酒肥肉而不知美酒肥肉是脯腸之毒藥鼻是四賊愛悅芳香邪氣而不知芳香邪氣是害人之氣命身是五賊愛香車寶馬而不知香車寶馬是招蹶之機意是六賊愛祿高位大而不知祿高位大是害人之形命故曰射神之天此上句言能於常寂之中無所寂相者是能了真空湛然之相空無湛寂自滅然後真空照了見其真道矣見其真道者了達空無湛寂四事但派真

空照也如此者六欲之毒害又豈能於吾生也故曰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文中子曰寂無所寂者與太空同體與太極同德與神道並行不化而化如此者安能有欲乎故曰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或曰何人能知寂無所寂而不能生其欲也昔宋時熙寧元年儀州醫官聶處仁其性沉靜美而風彩年三十餘歲自小能持太上老君清靜經大通其理凡有患者不問貴賤貧富而一般下藥無所問藥資人皆以為救命其人或有一黃官之家請看候其患既至患人宅其患之家妻年少艷美容質遂見處仁候脉而便通其意處仁避面而候脉下瘋藥一服畢急辭而退處仁乃真空照之出而便行其黃官之妻他日佯病使人召之其處仁托其他幹不為下藥其娘子再三使人召三五次其處仁不獲更又叫曰娘子急之處仁推辭不及至乃避面診之處仁曰娘子安常無病娘子曰我官人差出遠遊今夜汝來我當相待每夜夢宿於

君處仁聞之大驚深會其意遂走出門後及呼之更不復迴至夜深忽有人扣門而曰有某急患請郎中候脉處仁不知端的乃開門而出娘子遂拽住處仁娘子曰君心從我我與君富貴若不從我我是黃官之妻為期於此汝若不從與君其死處仁不得已遂允之乃引娘子至於短牆而攝其手越牆而走之不入其家遂遁入南山之中依此誦太上清靜之經修行悟此寂無所寂之道而欲心豈能生之是時本州城隍土地正神以此聶處仁不起欲心乃呈司命君遂賜一百二十歲昇為天官其婦人奪其壽至五十終將生魂攝於地獄其形於陽間卧疾腹常如刀攪其心生魂被獄卒縛於鐵柱之上以刀剖腹洗除淫欲之心受此苦楚痛不可忍其獄卒謂之此人曰汝受苦七年矣更有三年三魂俱入地獄縱得托生入於別腹中為之奈何婦人曰如何解救鬼吏曰汝於陽間設黃籙大醮乃改惡從善每日持念太上老君

清靜真經可免此苦娘子曰的可免之鬼吏曰的免也一發善言千里福應兼懺悔淫欲之罪豈虛言哉於是死魂至即目得假合其生魂汝切記之不虛言也其人自省謝罪改過更不再犯其夫官人憫之遂命羽客一七設其黃籙大醮又禮念九幽披罪懺文千卷兼印造清靜經萬卷散施四方善友令人持誦於是九天上聖特赦其罪娘子所患漸愈其人思往日之淫欲是有此報在於地獄不唯切之一身外更有犯此者不可稱數娘子乃謂官人曰唐則天在日與僧人行姪亦受毒蛇地獄官人曰如何受罪娘子曰一旦便脫衣服冠冕而入於毒蝎之中其蝎攢身蟄之受苦不已罪畢却著衣服冠冕去官人曰此罪何時受苦足妻曰限滿之日須有百年任為娼女也妻乃勸夫曰善事可作惡事切莫重犯果有報乎夫聞之此語亦改其心二人乃雙修各依太上清靜之教每日持此真經百遍乃解印休官築環牆於內卓

庵而坐修道九年同坐亡於壁間乃留詩
二首云鄧都地獄不堪觀視者令人心膽
寒萬死千生重受苦陽間岐路再遊難自
退欲情欲不生好修清靜湛然明寂無所
寂天真境只在人心改善行

論曰道以清虛寂靜為體人以姪色為實
豈不知有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廣
則天堂之路欲大則地獄之因聶處仁稟
寂無所寂而無欲心乃增延壽算名書天
曹其妻滯於淫罪以奪其壽魂追北府剖
除姪心之垢楚痛之疾離筵救愈及其改
過從善休官同修清靜之教日誦真經絕
其塵俗方乃同坐亡魂飛北落上聖真經
豈無驗乎後之好道君子切謹記之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卷二

五

清靜經註

大道淵源老氏聖紀

是三

神霄經云妙无天帝出生三炁三寶天君
天寶君元炁重寶君始炁神寶君即三清也玉帝為祖在太空之
元又云元始下化為玉宸大混居紫玉寶闕

號北極大帝北極是元始第五化身赤明開
圖之初為上清神公開皇之後為北陰大帝
平定功成居中天紫微之庭望之不動謂之
辰極或化在星為天皇大帝在教曰太上老
君在天為諸天之主降世為百王之師

混元圖云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通玄

天師又云玄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

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

子或曰女媧氏時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

子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

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暉時化

號隨應子卷三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

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

時化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老君龜累

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第十八王陽
甲時分神化炁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

暨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
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姓李名耳字
伯陽謚曰聃周武王時為守藏史遷柱下史
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
尹喜以二十五年降于蜀青羊肆會尹喜同

度流沙至穆王時復還中夏至靈王二十一
年庚戌孔子生至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
戌孔子問禮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敬王四
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第三十五帝烈王二
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曆數遂出散關至

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

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陝河之

濱號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授道安期生前

漢文帝好老子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

德貴非可遠問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卷三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

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

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即撫掌坐

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丈餘

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